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七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為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内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徳王延宗懼而出降録前後勲將拜柱國以讒毁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

追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

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駞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後平越巂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

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貎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

恐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縁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為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脫遇秋

霖深為艱弊兵糧又竭强敵在前鞦鞨出後遲疑不決
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
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襃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
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
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
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
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

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

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賔客皆慴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

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詔懐初附威恵兼

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
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黟
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
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
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
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
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
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

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為光禄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竝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内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絶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及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名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車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遥

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
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
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
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里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
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
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
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

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師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傜戸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羣盜

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

壊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産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見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滎公第六郎至是竝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

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禄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禄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宫帝謂曰

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賛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狥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

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晝鋭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禄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别造

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

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黙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别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盗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

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内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

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彦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内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

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
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
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
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
江州司馬呉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
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
勸其反羅睺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
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縁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

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豳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

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轝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

其年七月子仲隐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

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鬭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

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

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禄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内史令元壽

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法尚曰兵車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竝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

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

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

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

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

進授右光禄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

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

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紿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㯹侍中

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强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单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

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後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十里不絕及與之決㳂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

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
敕代王侍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
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
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東
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
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
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
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

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䕶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龎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禄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

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盖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盗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壊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内史舍人封徳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

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乗勝至伏俟城帝

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禄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名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单船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名集佐寮對斬

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輙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

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

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

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禄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州宫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入奏帝大怒令撮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

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闗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騮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名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

私馬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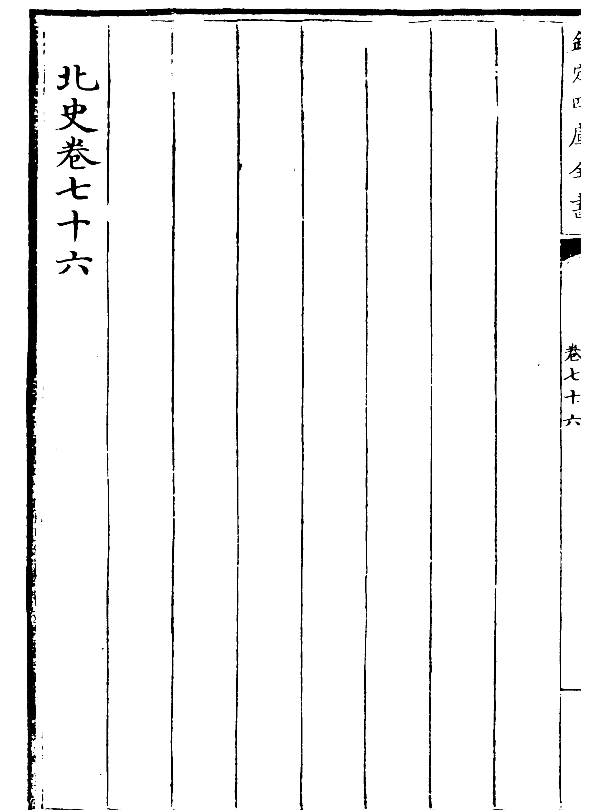
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甞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歳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

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還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

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徳率精鋭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世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兒懐倜儻猛槩抑揚晩至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勍敵如拾遺閿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

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迍遭躓良有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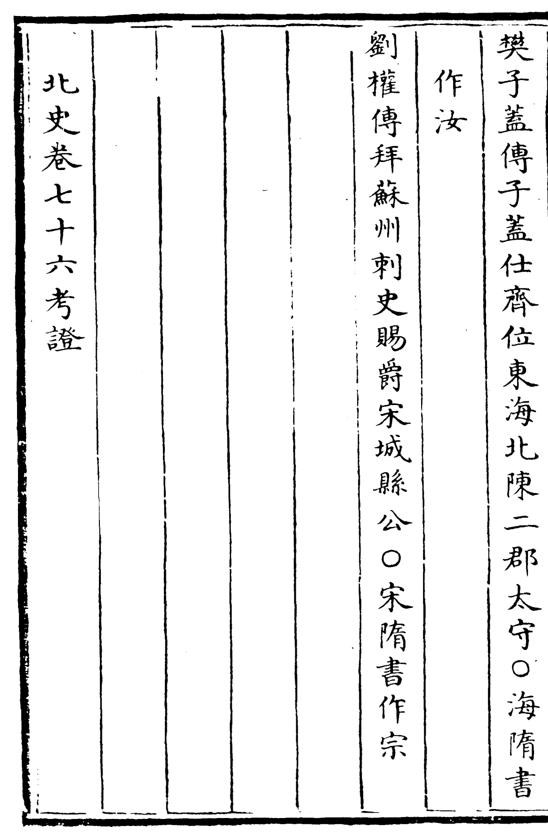
北史卷七十六

北史卷七十六考證

段文振傳遂北至居延塞○遂隋書作逐

來護兒傳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監本缺餘字今從南本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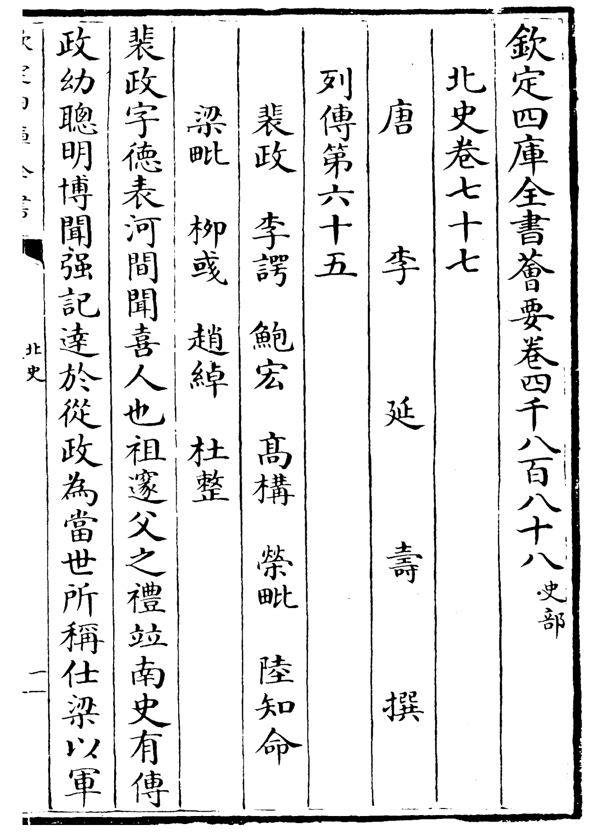
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監本蒲作浦黟作黝今從隋書 臣宗萬按隋之封爵有蒲州蒲城蒲山等號此處浦山蓋蒲山之訛也又唐書李密亦稱蒲山公



樊子蓋傳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海隋書作汝

劉權傳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宋隋書作宗

北史卷七十六考證



北史卷七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間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竝南史有傳

政幼聰明博聞强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

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黄門侍郎及魏軍圍荆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鎻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

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寛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

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

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纎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黜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恙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宫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

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名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慴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圄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録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

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
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
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
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
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
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
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内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輙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頼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强傅鈆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

沒沓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勳

諡理茍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闕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
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
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
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
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録其年九
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

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逺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盖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

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汚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

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吏悦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内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歳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

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

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名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旣瘂又聾嫁之不售甞樵採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寀風俗

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
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
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
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
免煬帝立名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
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
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
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輙遣人就第問

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黄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竝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為戸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内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内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寛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為辭

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眦獨過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闗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眦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眦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所殺眦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眦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震

惲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
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
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
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
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舉非僕
所聞帝不悦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
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蕪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
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獄
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
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名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
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
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

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

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禅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賛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紀終傾晉祚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
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
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
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
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
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
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
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

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争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

掾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
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
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
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
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禀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
功勞須等於是留守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
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
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

居父之戟棨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頗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

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慼嬿爾之親冐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

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闗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

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寳也其見重如此右

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甞以少譴敕

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

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

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

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氊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

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名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禅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歴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盗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諌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

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

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闇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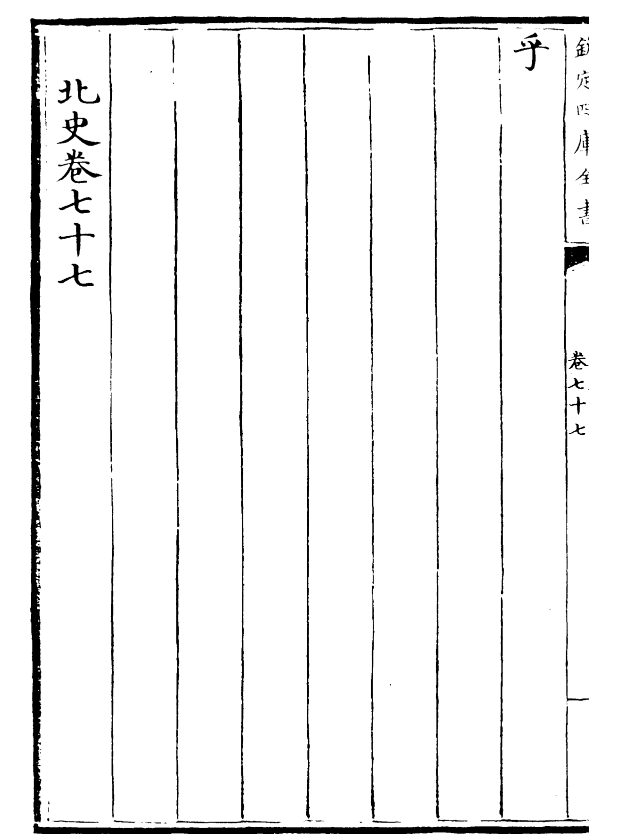
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頴川太守父闓滑

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勲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

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栝梲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滎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寃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强禦梁毗得之矣邪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



乎

北史卷七十七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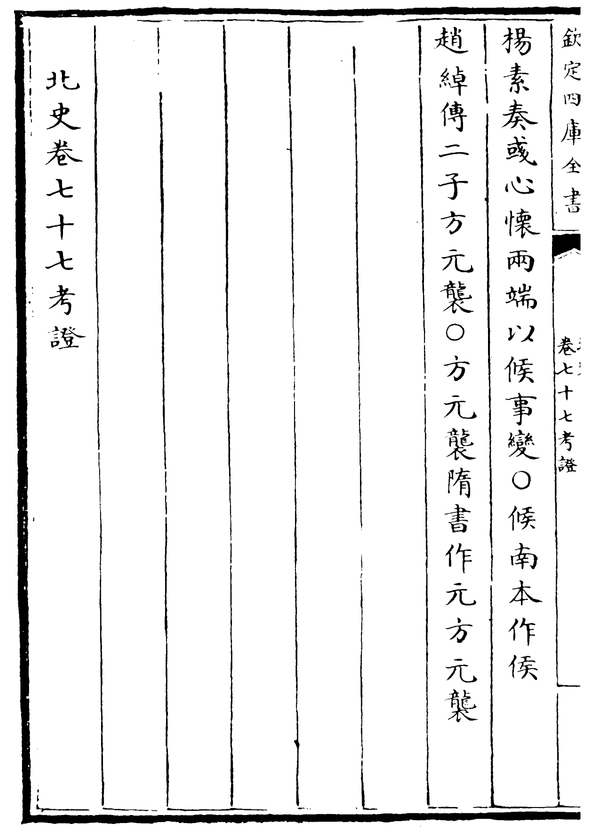
李諤傳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之志隋書作多矣

鮑宏傳時有尉義臣者○事見隋史楊義臣傳本姓尉遲氏

滎毗傳為渤海所敍○渤海隋史作反者

梁毗傳遂希旨陷之極刑○旨監本訛皆今改從隋書

柳彧傳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隋書作平



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候南本作候

趙綽傳二子方元襲○方元襲隋書作元方元襲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九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

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
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
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
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
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
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
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
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

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禄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沉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

奫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奫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奫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後賜綠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衛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

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詺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闕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

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飧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於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

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
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
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
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
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强
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

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

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

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潜構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内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讐如鷹鸇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

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輙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井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後以行

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

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
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
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於家子
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
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
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
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

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歴呂衞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

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
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
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
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
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
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
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

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

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

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衞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

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

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

玄儈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輙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

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名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爕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

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

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數萬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宫聞而名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襃顯時賊帥郝孝徳孫宣雅時李康竇建徳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乗官軍大潰不可救止

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於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别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内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

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悦加稜右光禄大夫鎮周金紫光禄大夫遼東

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宫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禄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宫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名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

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哀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禅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

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

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

進金紫光禄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

廻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

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

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

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

盡内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秪得如此才黙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黙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

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
興洛賀蘭蕃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强禦咸以
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
張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
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
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
懷恩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

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惏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雈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北史卷七十八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張定和傳妻不與○隋書作妻靳固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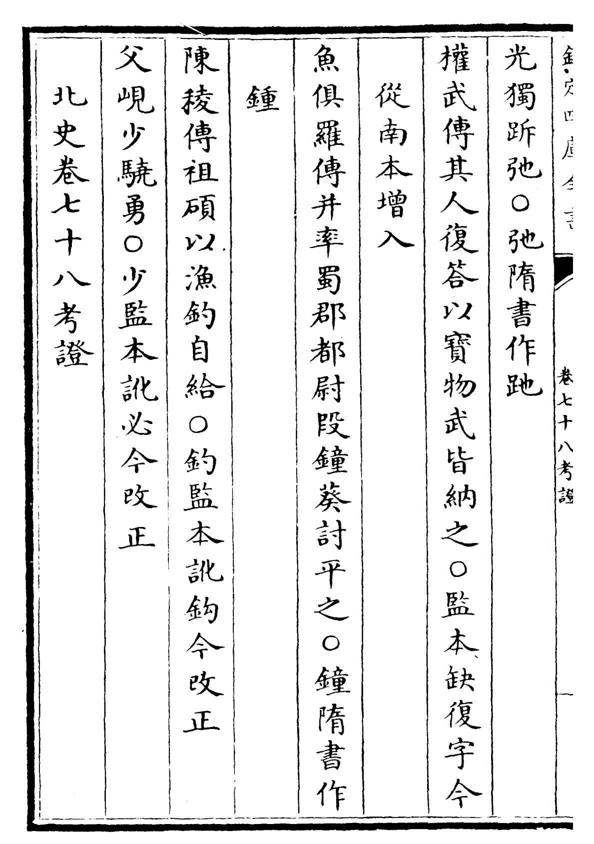
張奫傳河東武城人也○隋書自云清河人也

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冦○冀隋書作翼

麥鐵杖傳譏而釋之闕五字○隋書亦無此五字故不可考

光字總持○隋書沈光自為傳

父居道○居隋書作君



光獨跅弛○弛隋書作跐

權武傳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監本缺復字今

從南本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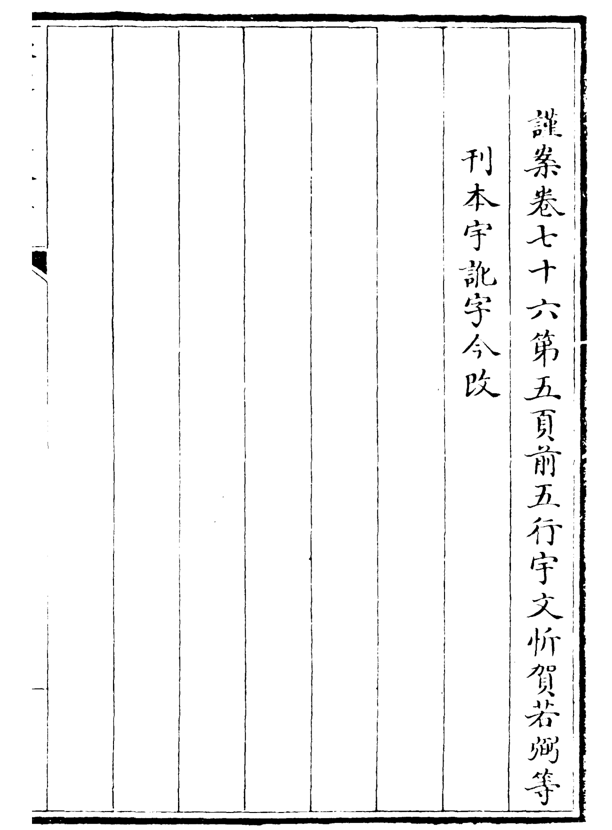
魚俱羅傳并率蜀郡都尉叚鍾葵討平之○鍾隋書作

鍾

陳稜傳祖碩以漁釣自給○釣監本訛鈎今改正

父峴少驍勇○少監本訛必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五頁前五行宇文忻賀若弼等

刊本宇訛字今改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㷡